

元好问研究文集

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
元好问研究会
编



7,06.2
— 31
3

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
元好问研究会 编

元好问研究文集

040772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元好问研究文集

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 元好问研究会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临汾工艺美术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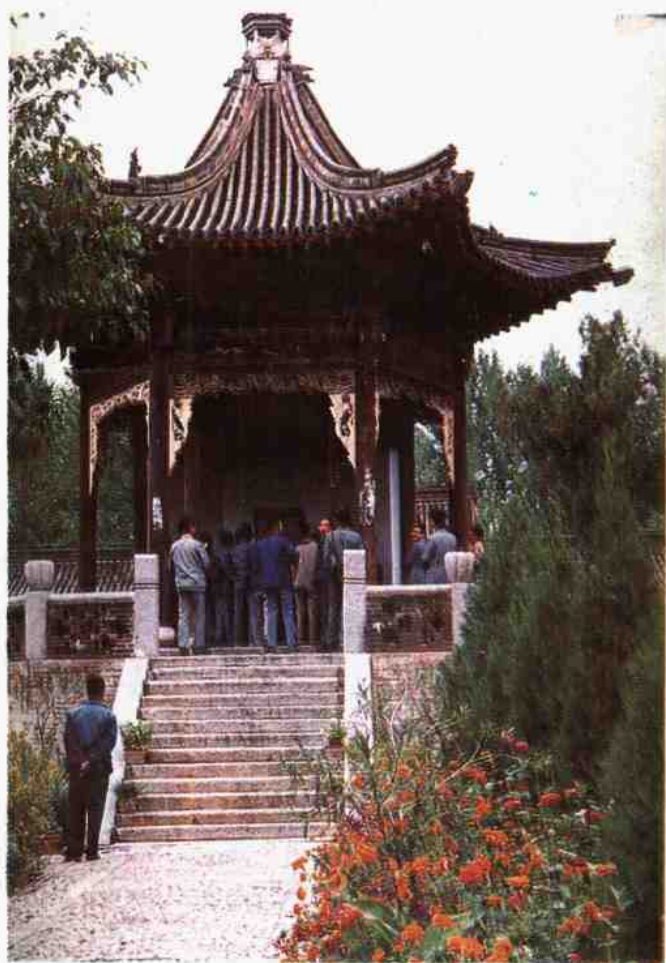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2 字数: 288千

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临汾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7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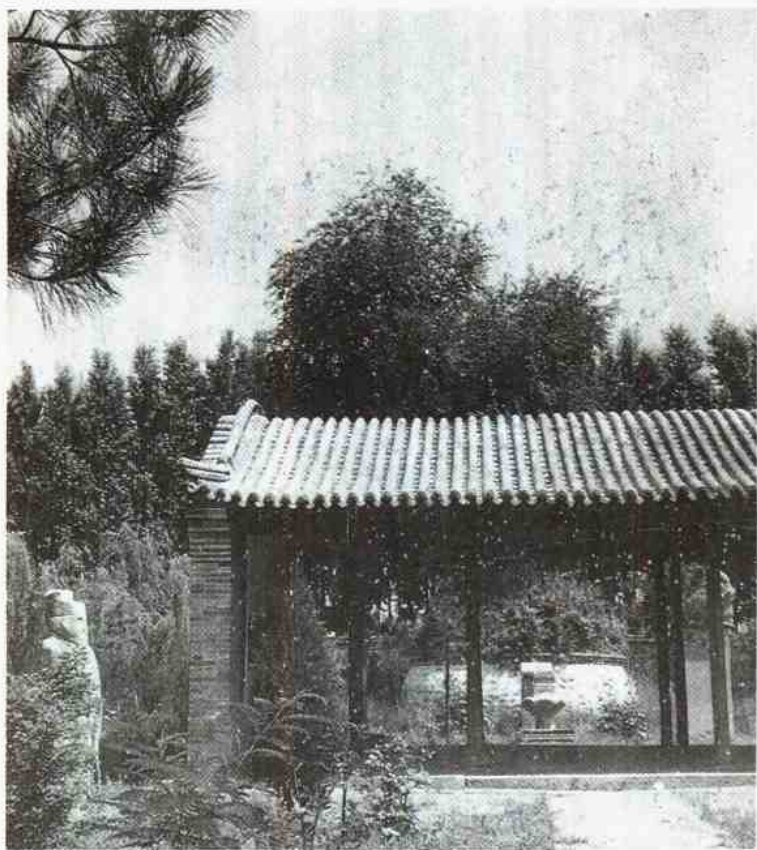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203-00214-8

1.17 定价: 3.00元



野史亭

書院料館



元好问墓

目 录

前言

- 从北朝、辽、金说起 姚奠中 (1)
- 对于金代作家元好问的一、二理解 * . . . 程千帆 (7)
- 关于元好问诗歌的两个问题 * 侯外庐 (20)
- 金元诗人元好问 * 郝树侯 (24)
- 金元之际元好问对于保全中
原传统文化的贡献 * 姚从吾 (38)
- 元好问及其丧乱诗 * 陈中凡 (63)
- 赋到沧桑句便工
——论元遗山的丧乱诗
. 赵廷鹏 (执笔) 郭 政 宫应林 (76)
- 寓情于景 以景抒情
——元好问的山水景物诗 贺新辉 (95)
- 略论元好问的诗论 * 吴庚舜 (103)
- 元好问诗论 * 刘禹昌 (109)
- 以遗山诗论论遗山诗 聂文郁 (123)

元遗山诗论的传统性与创造性 ···· 卢兴基 (136)
论元遗山的《论诗三十首》* ···· 何林天 (149)
评元好问《论诗绝句三十首》····· 陈书龙 (162)
法贵天真 诗家坦途

——元好问诗学理想及渊源论略 ···· 李 蹊 (172)
元好问《论诗三十首》二解 * ···· 陈长义 (184)
试论元好问的“以诚为本”说 ···· 朱良志 (192)

读遗山乐府 * ······ 沈祖棻 (203)
元好问词艺术初探 * ···· 赵兴勤 王广超 (212)
浅论元遗山曲 ······ 孟繁仁 (226)

试论元好问的志怪小说集《续夷坚志》李正民 (233)
元好问《续夷坚志》浅析 ···· 李峭仑 蔚润明 (247)
元好问与蒙古国关系考辨 * ···· 黄时鉴 (253)

元好问在癸巳之变中的思想转折 * ···· 刘 泽 (274)
元遗山撰崔立碑疑案 * ······ 吴天任 (289)
且莫枉罪元遗山 ······ 降大任 (301)

元好问在山东的创作活动 ······ 姚乃文 (312)
略论元好问在河南的诗作 ······ 毛炳身 (323)
金朝一代文冠元好问 * ······ 孙安邦 (337)
《中州集》与《金史》

····· 张博泉 程妮娜 武玉环 (344)
元好问与元代文学 ······ 门 岗 (358)

元好问研究论文及考辨目录

索引 新 撰 古 辑(1)

目录中凡有 * 号者,系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公开发表过的文章。

其他系从 1985 年 9 月元遗山学术讨论会所交论文中挑选的。

前 言

——从北朝、辽、金说起

姚 奠 中

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研究上，有两个时期比较冷落：一个是北朝，一个是辽、金、元。北朝的北魏、北周、北齐，和南朝的宋、齐、梁、陈时代相当。北朝共一百九十五年，南朝只一百六十九年。北朝占领着淮河以北以及漠北、东北的广大地区，时间又近二百年之久，尽管中原文化随着晋室的南迁在南中国得到巨大发展，但北朝那样既久且大的政权，又占有中原地区，它的文化、文学，是绝对不容忽视的，而过去却被忽视了，至少是重视不够的。

辽代立国和北宋相当，还早几十年；金代立国与南宋相当，元代则统一了全国。辽代领地虽也辽阔，但只占到中原边沿，在文化上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；金代统治地区，略与北魏相当，前后达一百二十年之久，其文化、文学直接承受唐、五代、北宋而有所发展。本应予以重视，而过去研究的却很不够；元代由于戏曲的全盛，研究的人较多，而传统

文学的研究却只象蜻蜓点水。

北朝、辽金、元之所以不被重视，一个重要因素，可能由于它们皆系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之故。实际这种偏见，应该予以彻底纠正。

在这方面，过去的历史家，比较公正。在所谓“正史”的“二十四史”中，既有南朝的宋、齐、梁、陈等书，同时也有北朝的《魏书》《周书》《齐书》；既有《南史》也有《北史》；既有包括北宋、南宋的《宋史》，也有独立的《辽史》《金史》。这是科学的、历史的态度。而在今天文学史研究上，却远远不能如此。现实的情况是：一般文学史，大多对北朝很少谈，除概说外，重点只谈一谈由南入北的庾子山等人 and 《梁鼓角横吹曲》中的一些北方歌辞而已；对辽金，也只用极少篇幅概括地谈谈概况。如果说有例外的话，那就是在辽金元三代中，只有元好问一人为总代表。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，是补上文学史研究上的空缺，而金元时代，则不妨以元好问为研究的第一步。

在被忽视了的时代里，元好问之所以还能在一般文学史上占一席地位，是由他在诗、词、文等多方面不可磨灭的光辉成就所决定的。

元好问远祖是从河南迁到山西平定的，从平定迁到忻州（金代的太原秀容）已经住了五代。他家是北魏鲜卑族拓跋氏的后裔，但六百年来，已成为中原著姓。从他的高、曾祖以来，常担任着中下级地方官，他父亲虽没有作官，可他叔父作过几任县令，所以仍可算是仕宦世家。他自己生活的时代，正当金亡，元兴之际，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和国亡身辱的惨祸。他的哥哥就是在蒙古军打入忻州屠城时被杀的。他也在那种形势下携家辗转逃到河南福昌县三

乡镇(现在属河南宜阳县),后来迁居登封。

元好问在功名上并不顺利。三十二岁才中了进士,快四十岁才作了几年县令,四十三岁调进京城,作了行尚书省左司都事,不久,升转为左司员外郎。但前后总共只一年多。而且在他调京不久,金哀宗就在蒙古军压迫下逃往蔡州,次年在流亡中死去,国亡。元好问和留在京城的官员,在皇帝逃走后,一起陷入蒙古军包围的围城中,接着便是西面元帅崔立的叛降,出卖了城内的官眷、官员和百姓,惨遭俘虏和屠杀,元好问也和大批俘虏被押到山东聊城看管。从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活。那时他才四十四岁。

元好问的晚年,以遗民自居,不再作官了。但由于他在诗文上的成就,声望越来越高。常能得到蒙古统治下官僚们的尊重和资助。五十岁那年回到忻州老家,但却没有真正隐居下来,而是不断奔走于晋、魏、燕、赵、齐、鲁之间。既遍游名山大川,更重要的是为写一部《金史》搜集资料。并在故乡韩岩村建“野史亭”,把所抄录的资料,储存起来。最后以不算太老的六十八岁,病死于河北省的获鹿寓舍。

元好问是散文家,有文集;是诗人,有诗集;是词人,有词集;有散曲;还有笔记小说《续夷坚志》。特别应该指出的:他还是诗歌评论家和历史家。他的著名的《论诗三十首》和百余万言的《壬辰杂编》(即《金源君臣言行录》已佚),就是这两个方面的代表作。而《唐诗鼓吹》则是以选诗体现诗评;《中州集》收二百四十余人的诗和三十六人的词,各系以小传,旨在以诗传人,显然为修史服务。被称为“完善”的元人所撰《金史》就是在元氏著作的基础上写出的。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元氏和唐末的司空图作一对比。就籍贯来说,他们生于山西省的一南一北(永济和忻州)又

都处在易代之际；国亡后，都不再作官，处境相似；司空图的《诗品》二十四则，重在论诗，属于艺术论，可称为理论家；元好问的《论诗三十首》，重在论人即论诗人，属于作家论，他可称为评论家。《诗品》对诗歌的风格和创作，有深刻精辟的分析；而《论诗三十首》，则对诗歌史上的主要作家的思想倾向艺术特点作了历史的论述。他们的著作，都不大，却都有独特的贡献。司空图在唐亡后，建了个“休休亭”，表现了他对时世的完全绝望；而元好问在金亡后建了个“野史亭”，以创作一代的国史为己任，完全没有消沉之感，更值得赞扬。至于在诗文的创作上的局面之大、成就之高及其在文学史上地位，司空图就远不能与之相比了。司空图是值得重点研究的，元好问更值得重点研究。

从金元到清末，对元好问的评价，一直是很高的。郝经说他的诗“上薄风雅，中规李杜，粹然一出于正。”“歌谣跌宕，挟幽并之气。”（《遗山先生墓铭》）《金史·文艺传》说他“为文有绳尺，备众体。其诗奇崛而绝雕剐，巧缛而谢绮丽。”徐世隆说他“诗祖李杜，律切情深，而有豪放迈往之气；文宗韩欧，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；乐府清雄顿挫，闲婉浏亮，体制最备。又能用俗为雅，变故作新，得前辈不传之妙”（《遗山先生集序》）。赵翼说他的诗“专以精思锐革清炼而出，故其廉悍沉挚处，较胜于苏、陆。盖生云朔，其天稟本多英俊豪杰之气，又值金源亡国，以宗社丘墟之感，发为慷慨悲歌，有不求而自工者。”“苏陆古体诗，行墨间，尚多排偶。……遗山则专以单引，绝无偶句，拘思窈渺，十步九折，愈折而意愈深，味愈隽，虽苏、陆亦不及也。七言律则更沉挚怨凉，自成声调，唐以来律诗之可歌而可泣者，少陵十数联外，绝无嗣响，遗山则往往有之”

(并《甌北诗话》)。以上是评论元好问的诗文,主要是诗的代表论点。还有对他的诗词、主要是词的评论,也同样值得重视。最早的如南宋张炎,他说:“遗山词,深于用事,精于炼句,风流蕴藉处,不减周、秦”(《词源》)。较晚的如清代刘熙载,他说“金元遗山诗,兼杜、韩、苏、黄之胜,俨有集大成之意。以词而论,疏快之中,自饶深婉,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者矣。”(《艺概》)又如况周颐,他说:“元遗山丝竹中年,遭遇国变……神州陆沉之痛,铜驼荆棘之伤,往往寄托词,《鹧鸪天》三十七阙……诸作,蕃艳于外,醇至其内,极往复低徊掩抑零乱之致,而其苦衷之万不得已,大都流于不自知。此等词,宋名家辛稼轩固尝有之,而犹不能若是其多也。遗山之词,亦浑雅,亦博大,有骨于有气象。”(《蕙风词话》)可谓推崇备至。

就以上所引来看,元好问在历代评论家的心目中的地位,远非著名一时一世的作家所可比。但我们这里的所引,却不是为了给元好问作结论,仅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他的重视,并从过去的评论中,汲取一些启示而已。我们需要用新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,对元氏留下的全部文化、文学遗产,进行深入全面的探索,从而引出其规律性的东西,为新时代的文明建设服务。

一九八五年是元好问诞生七百五十周年。为了纪念这一伟大文学家,批判地继承他的文学遗产,并进一步推动对金元以至对北朝文学的研究,在元好问的故乡忻州,举行了第一次“元遗山学术讨论会”。参加讨论会的各地来的同志,提交了第一批研究论文。尽管这些论文,还不是有组织有系统的研究成果,但作为起点,却是可喜的,有意义的一步。山西古典文学学会的同志们把它集中起来,选

040772
JL1070

编成这个集子,供从事金元文学研究和古典文学研究的同志们,以及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参考。由于人手不足,水平不高,物质条件较差,工作中的粗疏,缺陷一定不少,希望同志们及时指正!

对于金代作家元好问的一、二理解

程 千 帆

—

一一一五年，女真贵族阿骨打称帝，建立金国。在这以后，金国的势力日益强大。它于一一二五年灭亡了契丹人所建立的已达二百一十九年（九〇七——一一二五）之久的辽国，在其后两年，又颠覆了北宋帝国。金于是统治了淮河以北的广大中原地区。

女真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种族。它先后战胜了汉化较深的契丹人和汉人，在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建立了统治，便也无可避免地要和远比它自己的经济、文化为高的汉族经济、文化密切接触，而开始汉化。为了使其统治和被统治的、可与在数量上、水平上占绝对优势的汉族人民相适应，女真贵族不仅逐步地改变了自己原有的社会形态、政治制度，而且还习惯了使用汉语作为最通行的交际手段。

汉族人民热爱自己的语言，女真侵略者也不能不使用为大多数人所能掌握的、代表着较高级文化的汉族语言。这些基本情况，就决定了在当时的中原地区，汉语仍然是最通行的语言，汉语文学仍然是最发达的和有成就的文学。

在金国建立之初，女真贵族是采用了借材异国的政策来努力

促进汉化,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,以巩固自己的统治的。它竭力罗致辽、宋文人。奉使赴金而有文名的人,往往被强留不遣。在十二世纪前期,即金人建国最初的三四十年中,较有名望的作家如宇文虚中、吴激、蔡松年、高士谈等,都是由宋入金的。

这些人显然地并不具有坚贞的民族气节,但也不是甘心投敌的那种人物。他们只是不能战胜命运的播弄,因而进退失据。这些并不很杰出的作家们,如果还有值得我们提到的地方,那就是他们作品中的流露的或多或少的故国之思。它证明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的力量是强大的,在这些出仕异国的作家身上,也不能不有一定的影响。

从十二世纪中叶以后,北中国有了完全在金国出生的作家,加之金国汉化的程度日益增长,就使得当时出身于统治阶级的、出仕金朝的汉族作家们的作品中所反映的种族意识逐渐淡薄了下来。

蔡攸、党怀英、赵秉文、王若虚、元好问乃是十二世纪中叶以来,金代几个著名的作家,其中活动于金、元之交的元好问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之一。

在民间文学方面,因为在北宋时代,汴京和其它北方城市的瓦舍技艺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。在金兵入侵之后,虽然遭到破坏,但在人民的爱好和支持之下,它还是有发展的。诸宫调在北方似乎更为流行,如“西厢记诸宫调”所提到的,当时在瓦舍常常演唱的关于爱情故事的节目,就有“崔韬逢雌虎”等八种。在这种基础之上,便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最有成就的讲唱文学作品董解元的“西厢记诸宫调”。

杰出的民间歌手董解元和杰出的作家元好问的出现,使我们对于金代这一百二十年中的汉语文学,消失了寂寞之感。

二

元好问(一一九〇——一二五七),字裕之,号遗山,太原秀容

(今山西省忻县)人。元氏本出于拓跋族,但从唐以来,久已汉化了。他七岁就会做诗,有神童之誉。到了二十岁,已经是一位很成熟的作家,深为当时主持文坛的前辈作家赵秉文所推重。三十二岁中进士之后,他初任内乡、南阳等地县令,最后担任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,入翰林,知制诰。一二三四年,金为蒙古所灭。这时,元好问是四十五岁。他后半生的岁月,是以一个亡国遗民的身分;在蒙古贵族所建立的政权之下度过的。

在十二、十三世纪之交,先进的汉族文化对女真侵略者所带进中原地区的落后事物的抵抗,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移住中原地区的女真族基本上汉化了,汉族文化仍然是当时中国最具有代表性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进文化,董解元、元好问的出现,就是这一种历史情况的体现。

元好问,从他的事迹与作品中可以看出,是一位对传统文化具有非常深厚修养的学者和作家。他被这种文化培养出来,热爱着这种文化,而蒙古贵族的人侵,则使得当时已经在中原地区由恢复而发展的文化遭到又一次的、更大的破坏,因此,在金亡以后,他就艰苦地担当起文化保卫工作,从事于“存亡继绝”的活动。

他原是企图依据金代的国史实录来修金史的,后来虽然因故没有做到,但仍然“往来四方,采摭遗逸;有所得,辄以寸纸细字,亲为记录,……于是杂录近世事至百余万言,捆束委积,塞屋数楹。”(郝经:《遗山先生墓铭》)为后来元修金史,奠定了基础。在文学方面,他也编有《翰苑英华中州集》十卷,附《中州乐府》一卷,辑存了金朝开国以来的许多诗词,为比较详细地研究金代文学提供了重要资料。我们今天对于那一历史时代的典章文物还能具有比较详细的知识,是和元好问的工作分不开的。

当然,元好问之从事这些工作是和他效忠女真贵族政权的思想分不开的;同时,他也还没有能严格地区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。但无论如何,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之下,抢救出一些可能被毁